

經濟叢書

歷業合刊

基特著
郭競武譯

基特
競武譯著

叢書經濟

農

業

合

作

商務印書館發行

農業合作目錄

第一章 農業合作之形式與其發展之障礙	一
第二章 農業工團	一一
第一節 農業工團的歷史	一一
第二節 地主工團	一四
第三節 鄉間勞動工團	一五
第三章 互助信用結社	四二
第一節 農業信用之進化	四二
第二節 雷發染的鄉間借貸機關	四八
第三節 特利士的結社	五六
第四節 法國互助信用結社	六一
甲 農業信用運動的歷史	六一
乙 農業信用進展中之國家干預	六五

丙 互助信用結社的組織 七三

第五節 亞述里的農業信用合作社 八五

第四章 販賣合作社 九〇

第五章 生產合作社 一〇一

第一節 牛油與奶餅生產合作社 一〇一

甲 奶餅的製造和販賣合作社 一〇一

乙 奶油生產合作社 一〇四

第二節 製酒合作社 一一四

甲 歷史 一一四

乙 製酒合作社的組織 一二一

丙 製酒合作社的利益 一二四

第三節 麵粉和麵包生產合作社 一二八

第四節 家畜和肉的生產合作社 一三三

甲 畜牧結社 一三四

乙 工業的屠宰場 一三六

第五節 其他的生產合作社 一三八

第六節 國家對於農業合作社的幫助 一四二

第六章 耕種整個合作社 一四六

第一節 地主的合作社 一四六

第二節 佃戶的合作社 一五三

第七章 農業消費合作社 一五九

第一節 消費合作社的農業生產 一五九

第二節 消費合作社與農業合作社的連合 一六四

第八章 農業合作與土地問題 一七四

第一節 土地問題 一七四

第二節 東歐的產業歸公 一七六

第三節 農業合作對於土地革命的救濟 一八二

農業合作

第一章 農業合作之形式與其發展之障礙

農業合作包括有很多的種類，就是一切結社的可能形式都也被包括在內。依其性質可分作三大類：

法國所稱謂的農業工團 (*les syndicats agricoles*) 倒不如叫做職業結社 (*les associations professio-*
nnelles)，因為這是同職業的人們，農人們，為保障他們本身的利益而聯合起來的。工人工團 (*les syndicats ouvriers*) 目的在保障他們的職業利益，工薪，勞動時間等，農業工團同樣的也是要保障他們的職業利益，在感覺得一切被壓迫的光景之下，或者是反對自由貿易 (*libre-échange*)，或者是反抗稅征 (*la fisc*)……。

目的在保障職業利益的一切結社都是鬪爭的結社，按照定義來說是這樣。這就是說牠們的職務在於宣傳，維持聯合，出版報章等等……。

第二種形式的結社就是合作結社 (*l' association coopérative*) 了；這和那些完全不同。合作結社不是爭鬭的結社：是建設的，合作結社的目的在於創造一種商業或實業企圖的形式——購買，販賣，生產，信用等——但是從牠的某種性質上來看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存有的那種形式是不相同的。

第三種形式就是和一切危難爭鬪的結社了，或者關於人的一方面的爭鬪：疾病，衰老死亡——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毫沒有農業的性質——或者關於事物一方面的爭鬪：火災，冰雹，瘋獸病。這都是相互保險 (assurance mutuelle) 的結社。我們可以假設情願的話，把這包括在前一類內，因為保險也是企業的一種；然而與其說牠是純粹的合作，何如看牠是屬於共濟 (mutualité) 的範圍以內的呢。

但是，我可以說這種分類在理論上是清清楚楚的了，在實際上我們要注意已經存在的那些結社並不能永久的恰恰適合這種分類的，因為我所用的那些名詞常常有特別的意義呵。

如此，我們記得法國農業工團在事實上都是些購買合作社，並且我們在這個名詞之下切定了他國的購買合作社。農業借貸結社雖說是合作的，但是普通被排列到共濟的裏面稱作相互信用 (crédit mutuel) 了。

我們相信不應當太過於停滯到這些普通觀察上面，關於這一類結社的慈善結果——不僅是經濟觀點上的改良社員們的境遇和地方上一般的經濟——並且還有常被忽略了的道德觀點上的。

我僅只把關於這後一點的，M. Legouvé 在法國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演說中最精美的幾句話來敍一敍。他並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只是一個文學家，他說：

『某一個階級自聯結始，這一階級的道德就提高了。

一切結社都有個儲蓄機關，這就是節省；

一切結社都有個救濟機關，這就是慈善；

一切結社都有公舉，這就是獎勵；

一切結社都有個約束，這就是斥責；

一切結社都有個旗幟，這就是光榮。』

這幾句話是不大修辭的，但是樣的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結社的精神利益和對於社員們的影響來。

但是在這一章裏，應當講的東西就是要指明農業結社之產生與發展的障礙。

有些農業結社都是自然產生的，這就是說牠們都不是熟思精慮的條約或行動的結果，牠們像大家庭增大發展一樣，被自然的原因和社會的進化切定了。

在經濟不大發展的國家裏也有農業結社的存在，並且在這些裏面集中的家庭財富繼續着在結社形式之下。譬如在巴爾幹諸國，塞爾卑(Serbie)，南斯拉夫，有一種特別的土地公有形式，這種形式在經濟史中很著名，就是叫做 Zadruga 的。

La Zubruga 是由同宗的許多家庭組合的土地公有許多人在一個家庭內生活着，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或五十個，並且共同的耕種他們的土地。大家互推出一個首領來，這個首領不一定是年紀最長的。在那裏還有集合耕種結社，這在先進的國家裏是很少有的，只得以後再說了。

我們可以從社會的原始中找到幾種這樣的特別的例子來。在 Kabylie algérienne 農業結社有許多形
式的存在；可是 Kabylie 的農民沒有不同時參加數種的。但是在那裏毫不需要共同的耕種，反之財產的分割

達到我們在法國所意想不到的程度，不僅土地被分裂成極小的部份了，甚至於一棵樹同時可以分屬於三四人。農業結社或者也可以被我所稱謂的經濟的必要切定了。譬如在乾燥的地方，灌溉是極需要的，但是在這些地方當時沒有足量水分的供給，那末地主們就不能不有整頓水利的結社了。這種灌溉結社在北非洲 (Afrique du Nord) 很重要，尤其是在西班牙歷史中，當 Maures 的時代，我只能在這裏介紹你們去看看法國學院地理教授 M. Brunhes 所著的一本書內關於各國爲整頓水利的結社好了。

最後，有些結社被我們所謂的專門的必要 (les nécessités techniques) 切定了。

有些事情是不能分開作的，現在我說一個最古而且最顯著的一個例子來，就是法國著名的 Guyère 餅。這是一個重三十公斤的大奶油餅，牠的做成就需要百十頭牛的奶。這麼大的一個餅由一家去製造，這是萬不能的，除非是一個極大的地主。結社就由此而產生了，並且因之引起特別在 Jura 這個地方很早不知道有多少叫做「Fruitières」的不同的農業結社。

但是我們不應當相信我剛才所說的那些農業結社是普通的情形，這不過是特種情形之下所有的罷了。

事實上，在土地個人私有制的國家裏，農業結社只是誠意聯合的結果，所以農業結社能受盡一切的艱難與困苦呵。這樣的農業結社，甚至於和土地個人私有制的阻力互相抵觸着。

你們知道人家很稱讚法國鄉民的；我不必把描寫這一點的文學家都指出來，只有 Michelet, George Sand 及 Balzac 也就彀了。

不僅文學家，就是經濟學家像 *Stuart Mill*，看清了在法國農民中所存在着的勞動聯合着土地的理想形式，並且認為一切的國家都應當去實現去。

『在農民佔有土地的制度裏，*Mill* 說，精神的弊害或者就是農民太注重經濟的利益了，變成慳吝的了，壞的意義中的善於籌劃者了。即令太過分了，也不見得過高其値的應付了給與民人們以依靠自己而生活的這種制度，德行，牠是提高人性諸重要條件之一，並且因有牠法國農民才可以超越其他勞動羣衆呵。』

Stuart Mill 這樣的稱譽法國的農民，可也毫不隱藏那背面的害處，換句話說，這種個人的情感——自私——常是土地個人私有制的果實。

這就是法國農民不易於參加結社的情感呵。並且我們說法國鄉民的時候，也就是說世界各國在同一制度下的農民呢，雖說或者不如法國的利害些。

法國農民不喜歡他人參與他們自己的事情，並且相反的，也不願管別人的。不錯，他們也許管別人的事情，這不過是因為好奇心或嫉妒心的趨使罷了；在一切之中總是各自為己，他們不歡喜給人家簽字的；他們不愛在一定的期間去作事，雖然是一個團體所要求的一件極小的事。

我會說過了多次的露其本真的這樣的一個小的故事。

在 *Gard* 那裏我度秋季的一個鄉村中，我認識了一位住在本村中的代理文契者。第二年，他就移住村外了。我問他為什麼住在外面，他答道：『因為我住在裏面，顧主們很不願意到我這裏來。』

你們不信可以叫這樣的一個農民同着別的來參加結社借貸款項和販賣貨物，俾大家能知道他所願意的價錢和貸款的數量來試試看！

還有別的原因。參加結社，無論是購買或販賣結社，好像棄去自己所當做的事情去依賴結社一樣。所以農民更不愛這個了。農民願意接見商人，願意同商人爭論價值，願意很滿意的用靈巧的貿易手腕玩弄商人。農人喜歡到城裏去赴每星期的集市以乘機購買需要的東西，同經紀人們交換新聞；所以假使結社代辦了一切，農民還有什麼事要到市集上去呢？

總之，我說農民不喜歡參加結社，因為他們覺得一旦加入了結社，就好像把自己的地主無上權力統讓給結社了。並且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意大利有句俗語說得好：誰有個團體就有個主人。在某種情形之下，這是不錯的，結社的約法必成立了一個永久的關鍵，許多相互的責任，所應當遵守的章程。

商人們，放債者和代理文契者極力的反對購買和販賣合作社，因為把他們的利益侵奪了的緣故，並且農民們相信與他們接近的人們比較遠的博愛者易得些。

應當在本地有本地的宗徒一般的忠於合作者，可是這是不多見的，並且即令有這樣的情形，也免不了有許多困難的。

雖然法國農民將要自動的參加結社了，假設能給他們證明了和他們有利益的話。

所以在有些情形之下，這種利益他們很容易得看出，每一個這樣的情形都是恰恰的農業結社的一種形式

上的起源。

各地的與重利息爭鬭，算是最早最強大的利益的表現了。農民之反對重利借貸算是歷史中頗普遍的了。

農民和收重利者爭鬭不知經過了多少年，後代的土地的凋零與歸公以後，就有了一種新的結社出現像降福的一般；這就是所謂的相互信用。但是直到一八四九年有了德國的幾位宗徒的努力，農民們才明瞭這件大的自由工具，到現在這麼一個工具不知從重利剝削中解脫出幾許千萬的人們。

我們再看這種結社在法國是不大發展的。為什麼呢？因為法國農民的受重利借貸的災害不像中歐或東歐那樣烈；法國的農民反對重利的剝削比較得法些。為要戰勝這種不聞不問的心理，為要使這麼在別處枝葉茂盛的一棵樹適合法國枯瘠的土地，國家須要去創設這些信用結社的。

還有個比較影響於農民稍微輕一些的，可是很有歷史和動人聽聞的：這就是肥料的假冒那一回事。

我知道你們大家都已看見過肥料了。一種污穢不堪的東西很難分辨是那一類的肥料；設若你在道路上收集了許多的塵垢，再放入一個口袋裏，就可以充作肥料來賣。你們很容易明白肥料商人之欺騙農民；肥料商人毫不覺得不應該。自從用肥料的開始，就有了這種的欺騙，結果肥料失其效用，農民對肥料失望。法國被這種假冒害得農業進步延緩了半個世紀。一直到現在還受着影響；大家都覺得肥料的功效是沒什麼的，可是別個國家就不然了。

使農民們組織化學肥料購買與檢查結社，這也是一種卓越的功績，並且因之能使農民很安心的用牠。

以上都是一種新形式的農業結社的開始，等一等我們就解釋牠在農業工團名稱之下了。

農民們也很受購買者的痛苦。我剛才已經說過農民之販賣他們的收穫物怎樣的滿足了。這是一種代價很高的愉快，因為他們有了很大的努力，並且，職業的購買者常常乘機向農民們開火 (*tier un coup de fusil*)，這是普通常有的一種公式很可以描寫當時的景況的。酒的購買者，例如，擇選適當的時間用賤價去收買。他們很知道農民收穫的葡萄酒太多了，盛酒舊桶不夠應用的了，那末，商人們就乘機廉價的來購買。

在這裏，農民覺有自衛的必要了——但是比以前所說過的那些輕點；於是另一種的結社因之產生，就是販賣結社，這是農民們最後接受的一種結社。關於酒的這一樁事還是極新近的。

最後，農民也感覺到另一種的需要：保險結社。

保險差不多完全是謹慎的農民最需要的，因為他們時有完全毀滅之患，或者因為冰雹，或者因為尤其是家畜的瘟疫病，他們的羊、牛、馬羣竟能因之完全損喪。

但是這樣，農民們成保險公司的破壞者了。

不錯的，這種的保險和那反抗重利或肥料商沒有同樣的性質；保險公司都是大的組織，我們在相當情形之下是必須鄭重的。所以農民們很容易明白相互保險比別的易於發展了。

有些晨光對於農業結社的產生是很適宜的或較適宜的。有些很可能的收穫季，有些比較輕一些的。結社永遠是痛苦災荒和困難的結果。自從人類史中最古的時代，凶歉，戰爭創造了最初的休戚相關（或連

帶關係)農民感覺痛苦的時候最容易團結的;現在的危急已經很能够克制我方才說過的自私心。但是，一旦諸事進行得很順利，可就用不着他人的幫助了。

在大戰以後就是這樣。大戰以後，農民們依其意向任意的販賣他們的收穫物了。我不責備他們。農民離了他們的村莊，在小車子裏攜帶了他們的菜蔬，家禽，牛油或山芋到市集去，在半途中購買者不問什麼價錢就飽掠而去。像這樣能不能使農民們變成博愛者和如此的回答購買者：你給我的價太高了，我的良心不允我賣這樣貴的價錢？

不，但是你們要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一種剛才說過的結社能够引誘農民們。

信用結社？什麼用處？自從大戰以後，農民把從前的債務都償清了，他們再沒抵押的借債了，他們將要回答我們：為什麼要我借債？我有的是錢，我可以借給你，假設你願意，不然我就要購買國家公債券(bons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了。

別種形式的結社也是這樣。繁榮的結果往往很自然的強固了個人主義。各自為己的心意盛於豐年，在必要時間「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句話才能動人聽聞的。●

為要使結社精神發展於農民中，所以只應當守株待兔的一般靠賴繁榮的未遲到臨嗎？最好希望結社的發展除開悲慘的路之外，另走一條——用訓練學校，印刷物，取法他人諸方案。

●法屬加拿大農業合作比英國加拿大的發達得多，尤其是在 Québec 省。這種事實很令我驚異，我就問一位加拿大的居民，他回答道：

「這是因為法國加拿大居民都是最窮困的。」你們看這是我們的一個確實證據吧！

意大利經濟學家 Tora 聞明了這種理論，他以為人們（不僅法國的農民）普通都是不愛參加結社的，他們的參加，僅當他們的土地效用減低或至少漸漸變作消耗的時候——這就是各國漸趨於衰老的黨兒——並且，可是應當不應當施之以強迫的手段呢？

人們的開始已有結社組織，並且結社是勞動的自然和原始的一種形式，Tora 以為這是錯誤的；進化使結社須經過這以下的三個必要的階段：

- (1.) 個人生產；
- (2.) 強制結社（奴隸農奴工錢制度）
- (3.) 自願結社（合作社）

第二章 農業工團

第一節 農業工團的歷史

法國農業結社最普遍的，法人因之而自豪的，在一切的博覽會中最負盛名的，並且被世人稱作最優美的那種形式：這就是我們要說的農業工團呵。農業工團這個名詞總覺得不大合適，並且這種組織在其他各國是沒有的。

工團和合作社並不是一件東西，這在前一章裏已經說明了。但是爲使大家容易明瞭起見，應當再重述一遍。工團是同職業者爲保障職業利益的一種結社。工團有二種，就是工人工團和業主工團。最恰合工團的一個名詞就是『同盟』(Ligue)這兩個字了；譬如我們說人權同盟會(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因爲牠的目的在保護個人的權利呵。

反之，合作結社在經濟的意義上是一種企業；或者，普通稱作商業的和工業一種事務 (affaire)，英人則稱之曰 business。

的確，工團與合作社之間沒有一個絕對的界限的；工團或同盟會不完全注意於道德方面的事業，並且還有經濟的事業，尤其是工人工團中增高工資的要求。反之，合作社不單純的只保障經濟的利益，也致力於道德方面

的事業的譬如建設正價(*le juste prix*)，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至少總有個比較顯明點的區別，俾我們不致誤會了工團與合作社吧。

並且，在法權上這兩種結社也有注明了的歧異處。

工團之組成只限於同職業者，非職業者的參與成了無効用的原因。合作社就完全不同了：參加合作社毫不需要什麼一定的職業者。合作社允許一切感覺到這需要的人們來參加的。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滿足人們的要求的。

工團的經費，像同盟會一般，全賴會員年金的繳納，每個團員分擔的數量普通是極細微的，只要夠宣傳與活動的需用就好了。

合作社需要一種資本；這是由社員們認股集成的。合作社的資本不能由分攤構成，因為這樣一來決不會有大的資本的——除非有長時間的積蓄，像羅斯塔諸先進所做過的一般。合作社應當要求社員們認股——有的說是寫股票——並且，必須認充分的數量。我們可以看到用分攤的辦法，每人繳若干的款項，好像是把所繳納的金錢喪失了一般；用股票的辦法，繳納的股金還是各股東自己的財產呀。

工團產生的時間很容易得確定的。工團開始組織於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一日^①，這樣看來，工團並不是很舊的組織。在這時，一個著名的法律喚做 Waldeck-Rousseau 的公佈了。Waldeck-Rousseau 就是這個法律的創始者，他是當時的一位國家的主要人物。